

D u n
H u a n g

敦煌守护神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叶文玲 著 Snorthushen

常书鸿

Changshuhong



Dun
Huang

敦煌守护神

Shouhushen

常书鸿

叶文玲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敦煌守护神——常书鸿/叶文玲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1. 2

ISBN 7-5321-2213-1

I. 敦… II. 叶… III. 常书鸿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478 号

责任编辑:张贺琴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敦煌守护神——常书鸿

叶文玲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25 插页 4 字数 405,000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500 册

ISBN 7-5321-2213-1/I·1784 定价:30.00 元



常书鸿肖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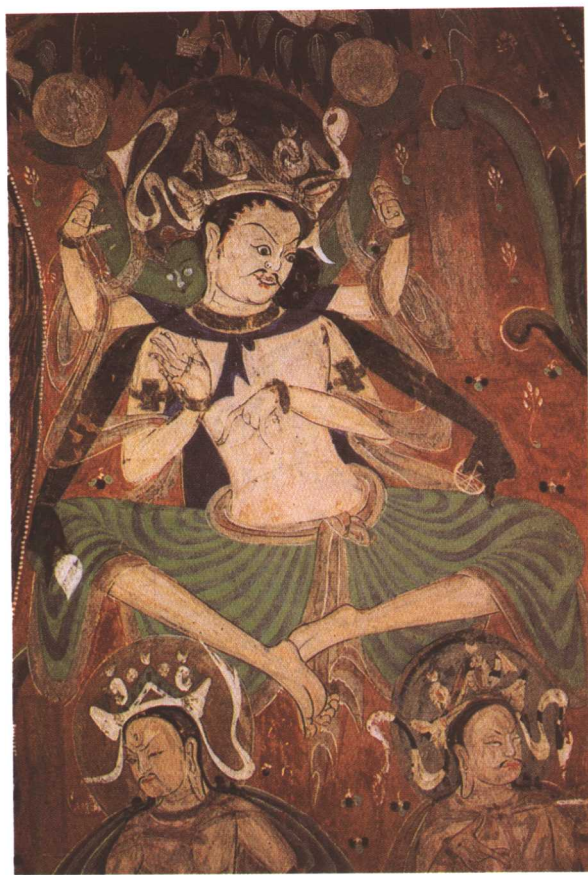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与常书鸿夫人李承仙(左)的合影 1997年9月



常书鸿与长女常沙娜 1991年11月



1984年夏叶文玲(左三)去敦煌与常书鸿(左四)、李承仙(左二)夫妇合影在莫高窟



第二八五窟 人物 西魏



第二八五窟 二菩萨 西魏



第二八五窟 五百强盗成佛 西魏

我不是佛教徒，

不相信转世，

不过，

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，

我将还是常书鸿，

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。

常书鸿

敦煌守护神

序幕

常书鸿

蓬勃如诗的常春藤，在一面院墙上绵绵缠绕，如瀑的绿色，像要流淌出生命的汁液。雪白的院墙，仿佛是它生命的乐园，嫩嫩的茎，碧绿的叶，一簇簇，一脉脉，千茎万叶，缠绵交错，一张张叶片，撑起一顶顶碧绿青翠的小伞，伞缘相吻，伞伞相连，千伞万伞，漫漫铺张，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升华。

耸立在院墙上方的特殊标记，使人看出：这是一所医院。

初夏的天际，朝霞似金，彤云似火，绚丽灿烂的天象，恰似放大到极致的一幅幅敦煌壁画。

宁静雅洁的院中，通向病区的小径，在绿阴下透迤。

一个年轻人捧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纸袋，从一条小径中疾速走来，径直奔向所熟悉的病区。

他在这面雪白而碧翠蔓生的院墙前稍稍驻足，微微定一定神，又从窗户外向里张望了一下，屏声静息地谛听了一会。

这扇在常春藤围绕中的窗子，静谧得没有一点声响。

窗内，是一间素雅而设备周全的“高干”病室。病室里，各种抢救医具一应俱全。

病室中侧卧着一位鹤发霜鬓的老者，老者床头的窗台上，摆放着一件特殊的物具——

那是一座小小的泥塑。

那是一个双目微睇身姿美丽的“散花飞天”。这“飞天”凝眸微笑的神韵，极似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，得见者无不被她动人无比的身姿和笑容所倾倒。

对于这位垂危的病人，这件摆设自然是医生的特许。

病床上的老者双目微合，睡态安详。

年轻人将那个纸袋捧在手里，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。守候在老者病榻旁的护士，摇手拦阻欲要进来的年轻人：

“他刚睡着……”

年轻人脸上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惊喜交加的神色，他急切而固执地说：“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，我今天来，是和常老很早的约定。今天，您无论如何得让我把它交给老先生……”

焦急与喜悦使他按捺不住地将带来的纸袋拆开了。

是一本书。

护士像是突然意会到了什么，惊疑而轻声地说：“那么，您最好还是等一会，先别惊动他，等他自己醒过来时……一定要注意别让他激动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她惊异地用手指按住了自己的嘴唇。

她看见了：病床上，原本侧身向里躺着的老者，像是早有预感，突然自己翻转身并睁开了双眼，迷蒙的眼神闪烁出一丝光芒，他颤颤地翕动嘴唇，朝护士点点头，似要说什么。

护士立刻趋身前来。只见他伸出了被子下的手，那瘦骨嶙峋的手指颤颤地，无疑是一种指向，但是，几个月来，这种语言的欲望和动作，对于这位生命垂危的老者来说，都是那么困难，他的一切想要活动的愿望，显然都是一种徒劳。

但此刻，奇迹偏偏就发生了——

老人那早已失聪的耳朵，仿佛在年轻人到来的那一刻突然清亮起来，从年轻人蹑手蹑脚进门起，他那一直眯缝着的混沌的眼睛，也很有神采地睁大了，现在，它固执而又热切地朝年轻人手上的那本书炯炯注视着。

老人的手仍然颤巍巍地指着，毫无疑问，他想要来人手的那本书。

护士无奈地朝年轻人努努嘴，示意他送过去，又轻轻嘱咐他要竭力使老人保持平静。

年轻人轻悄地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地将那本书捧到了老者面前——

《九十春秋——敦煌五十年》——常书鸿著。

是一本印得非常朴素的书。

雪白的封面正中,是一只铁制风铃。映现着一片神奇的蔚蓝,风铃下部是一片纯金似的沙漠。

那是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风铃,那是他谛听了五十年的风铃。

那是如大海般深邃的蔚蓝色,那是只有月白风清的敦煌才有的天穹之色。

天穹之色下就是鸣沙山脚那片迷人的金黄,那是沙粒如金子金子如沙粒的金黄,那是三危山下的莫高窟才有的那种神奇的金黄。

风铃在寥廓旷远的空谷中激荡,宏声浑似天籁。

老人精神陡生,再次用眼神示意他要起坐,护士连忙将床头摇高,使老者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半卧半倚的姿态。

老人固执地再次朝护士示意:执意要自己来翻那本书,护士再次照办了。

封面印着莫高窟风铃的书,终于放在了老人胸前。

老人吃力地伸出手来颤颤地触摸书页,热泪纵横!

北京饭店贵宾楼。

富丽堂皇的紫金厅,有着东西方艺术风格结合的非常气派的装饰。

往常看来十分宽敞的大厅,今天却被三百多位中外来宾挤得满满堂堂。

《九十春秋——敦煌五十年》的首发式，正在这个大厅举行。

仪式刚刚开始。

全国政协和北京美术界的领导在大厅正中就坐。

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和长女常沙娜次子常嘉煌等人，整洁的衣装佩着胸花，也排成一字儿分坐左右。

主持人在讲完简短的话后，将话筒首先递给了李承仙。

李承仙立起身来，激动异常，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不已。

常沙娜向她附耳，轻声地劝慰：“妈妈，您镇静点……”

与会者很有礼貌地等待静听。

李承仙未及开口，泪落如珠。“我，我不知道怎，怎样讲才，才能表达……”

李承仙将话筒递给儿子常嘉煌，常嘉煌摇摇头，友爱地将话筒递给姐姐常沙娜。

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，虽已年届六十，依然一派艺术家风度：身材姣美、明眸皓齿、风姿绰约。

主持人向她再次点头示意，她才从弟弟手里接了话筒。

常沙娜气度从容地上前一步，泪光闪闪：“衷心感谢诸位的光临！首先，我代表我们全家请大家原谅，原谅我的父亲常书鸿不能亲来参加这个首发式，我想如实奉告的是：我父亲在医院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今天的这个首发式对我父亲来说，是无比光荣的时刻，他为此热切盼望了好多年。一个月前，当我将这部书的封面设计稿拿给他看时，他虽然已经不能言语，但他

看着看着就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他笑得十分动情，十分天真，妈妈当时就对我们说，这是父亲自从今年三月住院后最最开心的时刻……”

常沙娜从铺着雪白台布的桌上拿起了一本《九十春秋》，再次动情地说：

“……其次，我要感谢为我父亲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朋友们。假如没有他们的倾力相助，在我父亲辗转病榻之际，在他已经失聪而又视力非常不济的耄耋之年，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本书！由于他的身体状况，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是他口述，由我们中央工艺美院的李砚祖同志整理的。所以只能写得非常简约，我父亲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很多很多。但父亲多次跟我说过，他最想告诉大家，就是一句话——这句话，在他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对话时也曾讲过，父亲说：我不信佛，但是，倘使人生真有来世，我还要守护敦煌，还要做一个敦煌人！”

与会者肃然动容，热烈鼓掌。

李承仙也终于镇定了心绪，语声急切地插说道：

“谢谢，谢谢大家！昨，昨天晚上，我一夜未眠，为了完成常老的嘱托，我们将我们老两口多次合作画的一幅巨画‘飞天’画完了，最后一笔画完了。今天，这幅画已经搬到会场，我希望同样热爱敦煌艺术的朋友们也给我们留下永恒的纪念，朋友们如不嫌弃，那么，待一会就请你们在这幅‘飞天’上签下自己的大名……”

常嘉煌补充道：“因为画幅大，这个大厅摆不下，我们将它置放在一楼大厅，请大家待会就到那儿去签名，我替爸爸感谢你们……”

与会者兴奋而又感动地交头接耳，悄声地议论。

这时，紫金厅门口，依然蜂拥着一些没有请柬的中外记者。维持秩序的侍者只好阻拦：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”

“我是没有带请柬，但是请柬放在单位，来不及拿，能否通融一下，先让我进去？”

“对不起，今天来宾太多，实在抱歉。”

两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小伙也想进入，结结巴巴地用生硬的汉语说：

“先生，我是中央美院的留学生，也没有邀请函，我们只是来看看，想看看常先生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们只能请持柬的先生女士进门，再说，常先生本人也没有出席……”

“同志，我也只是想看看会场，报道一下这个场面……”

“实在对不起，今天没有请柬的，请到一楼大厅，那儿有书，还有常先生的部分画作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同志，请让一让，让一让……”

蓝天碧空下的西子湖畔。香樟滴翠，桂子香浓。

浙江大学校园内，花圃草地，秋色斑斓。